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清代詩文集彙編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清代詩文集彙編

《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 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清代詩文集彙編 四二一

樗菴存藁八卷（文五卷詩三卷） 蔣學鏞撰

一

退滋堂詩鈔八卷補遺一卷 謝登雋撰

一〇七

五研齋詩鈔二十卷五研齋文鈔十一卷 沈亦然撰

一七七

遂園詩鈔六卷 夏味堂撰

四二一

遂園遺文四卷 夏味堂撰

四八三

琴海集二卷附正字一卷 陳玉鄰撰

五五三

繆寄庵詩稿一卷 繆晉撰

五九七

繆寄庵賦稿一卷 繆晉撰

六五九

繆寄庵文稿一卷 繆晉撰

六七三

樗菴存稿

明張氏約園開雕

樗菴存藁

序

黃東井刻蔣樗菴先生存藁爲清嘉慶十七年壬午其時先生巍然魯靈光居鄉里啟牖後進時也於今蓋一百二十年矣先生書謝山年譜後嘗以謝山求管道復詩不得其後人攜殘稿來索四金適未舉火傍徨無以應忽有武林翼明水書至贈金符其數立以付其後人且告先生曰此天緣也嗚呼壽備之得先生遺著倘所謂天緣者非耶昔在燕也有書買來雜攜吾鄞光緒間修志稿本中有蕙江樓鈔本鄞志稿前後無序跋及

樗菴存稿序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作者姓氏考諸志乘乃知卽先生與志局不合所私著鄞志稿者是也爲之欣然猶以未得先生詩文藁爲憾歲丙寅歸仲弟之喪于故里東門街於三餘書店故紙堆中又得先生存稿八卷雖刻本而流傳不廣得之益喜及將與鄞志稿並刊詳爲排比志稿闕列傳卷六至十徧詢里人無可補者適遇奉化孫君鶴皋曰新得先生手錄鄞志稿本壽鏞趨往觀之則先生親筆也果有卷六至十於是借歸補之闕者始全同付諸梓壽鏞末學何敢望謝山而洋洋形於顏色與當時謝山之

得管道復詩稟其意豈異也歐陽子曰物必聚於所好又曰得於有力者之彊壽鏞以爲聚於所好則有之得於有力者之彊則非也有力之人天下多矣而何得之於壽鏞乎竊因之有感矣明德之後必有達人蔘厓先生少孤貧而力學一飯之啜母子交讓慈孝之明德具矣而枵腹赴塾人所難堪蔘厓先生安之若素其果毅爲何如也先君子所處與蔘厓先生同之而壽鏞於百年後景行榜菴先生學其萬一而不得此則深爲愧疚者矣若夫其文鎔經鑄史爲謝山以後一人博引繁徵

楊庵存集序

二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且有裨於里中掌故如記協忠廟而闢舊誌題續書舊集詞而見四明詩家源流誌萬正符手錄詩補傳因得萬氏八龍之名書謝山年譜後可補董小鈍作譜之闕其詩敘事爲多於不愜志局者兩見吟詠蒼鱗碧血苦難貞松無不湧現鬚眉呈露芒角先生之稱謝山者其自道哉惜乎先生考定之衛湜禮記集說今不可得卽讀經偶鈔亦僅見其序言安知不流落天壤間後之人更爲之收拾而表彰之以窺先生著述之全豹乎尤所望也是爲序民國二十一年二月後學張壽鏞

序

雍正乾隆間謝山全庶常起吾鄞以宏才博學爲一代文獻宗師其時入室弟子則有張文望槎范丈冲一廬先生月船董先生小鈍及樗庵蔣先生爲之魁皆能紹絕學爲海內推重樗庵先生于庶常爲中表承事之最早精勤刻苦務爲無所不窺而尤粹于經中年嘗取衛湜禮記集說舊萃諸家爲之援據考定其立說不徇宋亦不媚漢要將成一家之言爲學官程式已積成巨軸而心氣悴竭下注兩足心血漉漉出怔忡大發醫者賦

楊庵存集序

二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以爲五官必廢其一乃可生旣而兩耳遂廢聽以至終身時年才四十也其後所著巨軸卒以事爲當事者取去先生終身恨之古文好王荆公詩慕柳州東坡尤嚴法度不肯肆爲馳騁性狷甚遇不可意雖從學之士揮之若仇先生叔兄我野進士詩文豪放晚不得志隱於酒以狂著而先生以狷名學者終以狷爲可宗也謝山旣歿望槎冲一皆早卒月船小鈍兩先生宦游四方獨先生居鄉里牖啟後進巍然如魯靈光昔南宋諸君子紹鵝湖之學爲世模楷先生之學絕似樓迂齋迂齋善

發策持論從游多達人先生門下亦多所成就雖然安晚暮止之業不足以盡迂齋又況碌碌者何足以盡先生惟是先生於謝山爲見知百年後必有聞而知之者庶其考信於先生也文少從小鈍先生游復居月船甥館後得奉先生杖履尤久衰晚失學無所成立月船詩鈔及小鈍江右吟鈔皆嘗刊行之歸自江南乃與同學諸君共刊先生詩古文合八卷書成輒志其顛末蓋歎前輩流風日遠而望後起者之有以自振也先生嘗與鄞縣志局論不合辭去乃自著鄞志彙若干卷藏於家

梅庵存藁序

二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其讀經偶鈔則發策決科之書也壬申重九日受業黃定文序

鄞縣志本傳

蔣學鏞字聲始號楊菴拭之次子乾隆三十六年舉人兩浙籍與全祖望爲中表弟事之最早四明精勤刻苦無所不窺爲祖望入室弟子黃廷文撰梅菴存稿序甬上萬氏史學冠天下萬氏歿祖望得其傳祖望歿學鏞得其傳定香亭筆尤粹於經嘗取衛湜禮記集說黃萃諸家爲之援據考定其立說不徇宋亦不媚漢將成一家言爲學官式已積成巨軸而心氣悴竭下注兩足心血漉漉出怔忡大發醫者駭以爲五官必廢其一乃可生既而兩耳

梅庵存藁

一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遂廢以至終身時年方四十也其後所著巨軸卒以事爲當事者取去學鏞終身恨之古文好王荊公詩慕柳州東坡尤嚴法度不肯肆爲馳騁性狷甚遇不可意雖從學之士揮之若仇黃序縣令郭文誌以孝廉方正舉之辭曰余老且病安能遠至杭州折節於諸大吏之門耶巡撫阮元兩至鄞不得一見益以是高之筆談嘗與鄞志局論不合辭去乃自著鄞志稿若干卷藏於家黃序子瀾生而奇慧三歲能識字六歲就外傳諸小學書瀏覽如夙習後治詩書春秋見學鏞麓中有嚴氏詩緝呂氏書

說及劉原父春秋權衡手抄且讀日記數百言年十五
遽死蔣學鏞撰淙字石甫少孤有至性母病思食荀淙
方十歲踏雪負市上得之既壯成諸生能守其家學時
同邑黃定文徐錫珪董瀾並學鏞高弟有盛名淙出與
探討相論議入則搜採舊聞以著書自樂云煙嶼樓集

蔣學鏞傳

一四明叢書
初四刊本

樗菴存藁目錄

卷一

書

記

卷二

序

跋

題

卷三

墓誌銘

墓表

傳

行略

祭文

卷四

說

頌

賦

樗菴存藁目錄

一四明叢書
約四刊本

贊

引

卷五

鄧志稿敘論

樗菴存藁目錄

一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樗菴存藁

樗菴存藁卷一

清鄞縣蔣學鏞聲始撰

與丁小雅論五事配五行書

洪範一書武王所以訪箕子所以對皆帝王治世大法不當別加附會首五行者以其爲天地自然之美利與虞書六府一例特此以土兼穀要在順其炎上潤下曲直從革稼穡之性而已故不言用以下八疇皆言用而首重五事且申言天人相感之理以示所當敬本與五行絕不相干漢人惑於緯候遂多牽合而後儒更從而

樗菴存藁卷一

一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甚之班志所載董劉諸人之說吾兄以爲與五行之序不同其實五事自五事五行自五行安問其序宋蘇氏本內經素問以脾土配肺金配言肝木配視腎水配聽心火配思按五行土列第五火則第二因思乃心之所出不得不屬之火而貌與土無涉姑以脾主四肢而強屬之其於序亦顛倒吾兄引康成駁許氏異義一如內經所云而特以土屬脾然脾豈能思之物故亦言康成或主醫術非蘇氏解洪範之比今就蘇氏書傳而言無論其乖次背理且陳疇之意僅如岐伯之對軒后扁

五

鵲之視齊桓侯已乎矣斗南易置之貌爲水言爲火
視爲木聽爲金思爲土則五事悉與五行相當朱子及
蔡九峯據以爲主且申其所以相配之故則曰貌濡潤
故屬水言發揚故屬火抑思書所云貌指容止不指膚
理所云言指語默不指聲氣若以濡潤言莫如婦孺於
恭何有彼市兒之叫囂悍婦之勃谿何嘗不發揚尤不
從之甚者豈言曰從之義哉朱子他日又云人感精血
而成形天一生水故貌與水類既成形則有氣故言與
火類久則體愈具而質愈堅故視聽與木金類然則所

樞齋集

二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謂貌者形也言者氣也與前說大同小異體具質堅於
木金則合矣何關視聽且箕子豈細揣胎孕中之先後
以爲五事之先後乎吾兄又引漢以下數十家其配合
大概不出此數說是皆專於論五行而忘却書之五事
爲何事原此等議論總以雨暘寒燠風與水木金土
相近故於五事先爲穿鑿其實雨暘寒燠風亦必非水
火木金土之謂試考之易象坎爲水爲雨離爲火爲日
乾爲寒爲金似矣而燠何取於木如以巽爲木其方位
適值東南爲和煦之時則說卦於離亦曰木爲科上稿

坎亦曰木爲堅多心艮亦曰木爲堅多節坎艮皆在北
方非燠也坤爲土不聞坤爲風巽爲風不聞巽爲土何
以解之苟以時序言春之德在木故春多燠夏之德在
火故夏多暘秋之德在金故秋多寒而冬之德則在水
可曰冬多雨乎土旺四季風不止四季有之如以爲中
央則五六月之交苦多雨不苦多風諸家亦知其不盡
符也而忽取卦象忽取時序總係隨手撻撻耳夫帝王
之得失上通於天豈必拘於五行而一一如其類以
應之惟京房劉向之奏每就五行之咎徵謂天意所以

樞齋集

二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示警要皆有爲而發一攻內侍一攻外戚君子原其意
而存其言若諸家則直病譴夢囂而已吾兄該洽弟何
敢操斧於班郢之門惟是帝王治世大法諸儒競以曲
說攙入之汨陳之禍移之治經是亦嗜奇愛博者所當
鑒也承以大著下詢故敢竭其愚幸勿責學鏞頓首

與丁小雅論江慎齋河洛精蘊書

承示江慎齋河洛精蘊一書讀之兩日始畢內編細推
河洛方位合於易卦及先後天之說外編則兼証之以
樂律勾股納音遁甲堪輿星命字母醫經一切旁推交

通可謂心之勤而學之博矣然愚竊有未安者試妄論之大傳謂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本承上文天生神物而言所以取則於圖書者祇是揲蓍求卦之法蓋圖之數五十有五書之數縱橫皆成十五即大衍五十策所由肇非謂因圖書而作易也漢儒始謂易本於圖範本於書而宋劉牧易數鉤隱圖又以九爲圖十爲書朱子主關子明邵康節作易學啟蒙特引大戴禮明堂九室法龜文以辨劉牧之誤然他日又云河圖洛書與八卦九章不相類則亦似有未信於心者慎齋就啟蒙成

補遺存案

四四明發書

約圖刊本

說而別以己意增益之如所云河圖以先天涵後天之位析圖之九四三八以當乾兌離震分圖之二七六一以當巽坎艮坤此朱子舊說更用中判規而圓之則九四三八亦居左二七六一亦居右與洛書之八方即無不相符是大費安排布置非自然之法象矣且大易絕不言圖書與易相配之義姑據先儒舊說謂天一地二節爲述河圖之數則一三五七九屬奇二四六八十屬耦陰陽各相對待以當兩儀一連六二連七三連八四連九五連十陰陽互相錯綜以當四象總不外奇耦之數慎

齋別謂陰陽不止以奇耦言當以縱橫言橫圖則縱者前橫者後圖圖則縱者左橫者右則未知伏羲得河圖時兼有所謂橫圖圖耶抑未豈八卦先爲二圖因從而縱之橫之左之右之耶或亦慎齋自以意通其柄鑿而強圖以合之書強圖書以合之易耶其言後天卦位不始於文王極是蓋自帝出乎震至成言乎艮自有天地其氣化之運行本以此爲序陳邵自以其方外所傳別先天於後天則後天誠不當專屬文王先天亦不當誣伏羲矣外編論勾股止屬安谿之餘緒論樂律因仲

補遺存案

五四明發書

約圖刊本

呂不能復生黃鐘謂三分損益隔八相生之法爲未覈乃又不用京房六十律專就五行推之以溯源於河洛按周禮太師掌六律六同以辨陰陽之聲註陽聲據左旋也陰聲據右轉也或者就始子終亥之次并引周禮祀天神則奏黃鐘而歌大呂即子與丑合祀地祇則奏太簇而歌應鐘即寅與亥合祀四望則奏姑洗而歌南呂即辰與酉合祀山川則奏蕤賓而歌林鐘即午與未合祀先妣則奏夷則而歌小呂即巳與申合祀先祖則奏無射而歌夾鐘即卯與戌合甚且引楊子雲太玄斗

振天而進日違天而退以資佐證其實惟左旋右轉爲可據試取律呂圖循其序而數之歷歷不爽諸家之說從其後曲加推行而究無當於製律之本原慎齋之引河洛得無近是且樂之難明者首舍首而求之五行之數何不可附會之有若遁甲星命堪輿愚素未解不敢置辨獨其論羅經則誤甚羅經於天干不列戊己於八卦不列震坎離兌此本於淮南子天文訓之分二十四氣以天行十五日爲一節自癸歷丑至大寒之後別謂之報德之維自寅歷辰至穀雨以後別謂之常羊之維

楊華存集卷一

六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自己歷未至大暑以後別謂之背陽之維自申歷戌至霜降以後別謂之躡通之維大略用二繩定一至用四繩定啟閉故以壬癸夾子丙丁夾午甲乙夾卯庚辛夾酉若丑寅辰巳未申戌亥各當四維前後之位羅經準此而戊己居中以運不得列於四維又天干去一於數不足常羊報德等名與支干參差不齊惟易之坤艮巽乾適當其方遂借以代之慎齋不悟其所自出但見有四卦之名而支干素分屬五行并牽台河洛以強爲之說則恐遁甲諸書之動引河洛亦慎齋所自爲穿鑿之

河洛也華嚴字母止以七音爲主與五行無涉醫術則獨辨張景岳之論命門子宮此但當附書於彼所著類經中於易理何有焉敢具述所見以質高明祈賜教正以糾愚言之不然幸甚

戴東原作慎齋行狀具列其平日著述而獨不及是書蓋慎齋東原皆不喜宋學而慎齋猶間一引之若此書則取朱子爲多故東原不復載之行狀中其實說經豈容先有成見漢唐未必皆是宋儒未必皆非昔人謂六經之義如射者之鵠一人射之有中有不中眾人射之則中者多矣可謂妙喻然則東原之偏執乃較慎齋爲加甚也

楊華存集卷一

七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與丁小雅論戴東原文集書

昨吾兄見過偶談及戴東原著述吾兄推許不去口因日晚未盡所欲言愚舊閱其文集及孟子字義疏證二書意所不愜輒書數語其上與相駁難今以奉呈大抵東原之所長者曆象勾股音韻至其修汾州郡乘辨正元和郡國志及胡東樵禹貢錐指顧苑谿讀史方輿紀要數條知於輿地之學用功亦深其記序等作氣體靜

穆自是學者氣象傳誌雖不足追蹤古人然在近日文章家亦尙爲不失矩度者獨原善三篇則欲詆宋儒而先背於孟子孟子言性兼言材材是性之作用故曰若夫爲不善非其材之罪又以多賴多暴非天之降材爾殊東原則以耳目百體之欲皆屬之材因謂言乎其同謂之善言乎其異謂之材因材而善之謂之教此其宗旨與告子何所分別至答彭允初書極毀程朱爲釋老之學作孟子疏證更歷舉其平日論說合於釋老者從而指摘之如復其初三字謂出於蒙莊渾然二字謂見

樗菴存藁

卷一
八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於內典若此者不一而足然則孟子不嘗引陽貨之言乎卽孔子無爲而治不近於老子無爲自治之說乎予欲無言不近於釋氏掃除語言文字之說乎又力訾朱子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之語按天地之氣卽天地之理明見於易文言繫辭如乾之四德及健順易簡大德日生之類理與氣本不相離稟氣卽稟理矣惟朱子語類中有氣方凝時理來湊泊似氣之外別有理乃爲自汨其解集註固無是也東原認材爲性認口體耳目之欲爲材宜其嘵嘵置辨尤可異者以程朱動言絕欲存理遂謂欲可寡不可

絕如程朱所云將舉天下之飲食男女飢寒孤苦必且以人欲斥之而務責以性中之理是直以意見殺人試觀朱子浙東辦荒何等盡力豈嘗斥待哺之民爲人欲而立視其死此於程朱不止深文幾於莫須有之獄矣吾兄勿以弟爲溺於舊聞少見而多怪也向於宋儒亦不甚滿意如周邵二子微近老氏程子之論出入於釋氏者頗多朱子更合釋老而參取之但其立身制行如程子乃當得動必以禮四字朱子乃當得難進易退四字恐東原未足逮其萬一且東原極推漢儒而痛抑宋

樗菴存藁

卷一
九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儒彼漢時最初之經師惟轅固節概可觀申公已不免有慚德小戴則名行俱玷矣貢禹匡衡去莽大夫僅一間卽後漢儒林莫如賈服馬鄭扶風直小人之尤三子亦碌碌無所表異今就宋儒中最喜談虛寂如謝上蔡張橫浦其爲人要自磊磊明明他若東萊止齋經術之深人品之粹宋儒未可輕也設曰就釋經而論漢人行雖可議不當以人廢言則程朱言卽偶有醇疵詎應曲爲周納溝而出諸儒者之外乎東原無恃其磨象勾股音韻之有獨得遂縱心縱口抵排前人而無所忌也宋

之呂嚴諸子不沾沾言音韻何害其通於詩劉氏高氏
家氏未能推算長曆何害其通於春秋朱子論周壺園
徑蔡氏論律管空積忽微誠於勾股尙未精然如明之
顧應祥周述學其術豈必出東原之下其人豈足駕朱
蔡之上至宋之長於輿地者尤不乏人東原僅修一郡
志得以盡其考索倘如王伯厚胡身之之釋通鑑令其
爲之恐後之議今猶今之議昔矣宋人好言性命亦囿
於一代習氣苟未心服或姑以不可得聞置之東原則
欲別樹一幟無論其近於告子且佛老之徒遺棄一切

楊華存集

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人事專言性命雙修若今之學者其實踐不如宋儒於
倫理事事皆有欠關於名節時時不及檢持何暇爭此
受形以前理義氣質之是一是二哉朱笥河語東原弟
子勸其弗刻答彭進士書愚謂并弗刻其原善三篇及
孟子字義疏證則此集亦一時作手夫何間然

細推東原之意止是與民同欲耳然後世之臨民者
止是限之以分迫之以威未嘗舉程朱絕欲存理之
說折之也而必欲寬坐程朱乎

東原謂克己卽爲仁由己之己勝於朱子然謂克其

人已間隔之私則與下四勿不貫克己只足見其
非禮耳揚子法言勝其私之謂克亦與朱子所論
字未有以人欲言者左傳引此二語而先之以王不
能自克自克卽克己之謂

陽明作朱子晚年定論專取其說之同於己者東原
則專摘其說之異於己者毛西河罵朱子罵其不通
東原則罵其爲異學罵其意見殺人前之人如漢之
趙禹踵而甚焉則竟是寧成一流矣至逐條辨正處
已見於所批閱二書中不復錄

楊華存集

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與陳生論錢氏祿禘考書

足下從丁學博處得錢氏所著祿禘考及表若欲奉爲
定論者祿禘之說不特說經家笈如亂絲卽後代舉行
此典諸臣奏議亦人執一見各爲援據足下讀書不多
見其徵引春秋遂謂斷以聖經而聚訟者可以俱廢不
知其爲附會穿鑿之談也僕嘗謂論祿禘者惟劉歆賈
逵孔穎達獨得之如所謂祿禘一祭兩名以其諦審昭
穆謂之禘以其集合羣祖謂之祿足以解連環之結馬
貴與別謂禘有二祿亦有二按大禘之外有吉禘春秋

閔二年吉禘於莊公更證以左傳云以夏君之末禘祭是除喪即吉之祭亦以禘名若王制祭統並云春禘夏禘郊特牲祭法亦云春禘秋嘗諸儒別以爲時禘則禘并有三然考周禮公羊傳止謂春禘夏禘秋嘗冬烝詩亦有禴祠烝嘗之文禴卽禘祠卽祀則時祭本無禘稱鄭康成以爲夏禮乃因記者之誤而強爲之詞又王制禘祫嘗祫烝祫曾子問祝迎四廟之主祫祭於太廟此馬賁與所以有二祫之說特夏秋冬之祭皆合食於太廟而因以祫言之時祭不名祫也春秋僖八年禘於太

榘菴存藁

卷一
十三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廟用致夫人夫人者哀姜也非祫祭哀姜何由致文二年大事於太廟躋僖公亦祫祭可知公羊傳云大事者祫也毀廟之主皆陳於太祖未毀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而杜氏註左傳則以此爲禘然則祫卽禘禘卽祫祫卽大事一而已矣自禮緯有五年一禘三年一祫之別而韋玄成張純鄭康成王肅互相祖述夫五年而再殷祭公羊言之矣三年一祫於經安所考乎且公羊以大

禘於襄公而言然禘於武宮經止書有事而杜氏以爲禘禘於襄公並不見於經第見於傳此何足爲議禮之證至大嘗大烝卽嘗祫烝祫與大祫有別亦不應云祫有三若其云就僖與宣之八年祫禘而知年之以八數者皆祫禘之歲就昭之十五年二十五年特禘而知年之以五數者皆特禘之歲祫禘在八年卽三年之必祫可知特禘在十五年二十五年卽十年二十年之必特禘可知此無論其懸斷臆決且既曰五歲之中間以特禘是爲五年而再殷祭則試自僖八年數之至文二

榘菴存藁

卷一
十三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年凡歷二十有八年與五歲之期不合如謂一君新立各自以五年再殷祭則殷祭者祫禘也昭之十五年二十五年皆屬特禘而僖與宣之祫禘又皆舉於八年是其言無一不自相矛盾并以意爲之表而上及夏殷窮經者可若是武斷而妄言之乎總之春秋常事不書書之者皆以失禮之故如禘於莊公於武宮於襄公尤屬失禮之甚豈得援之以定祫祭之期惟五歲之云見於公羊而卽祫卽禘又因公羊以證左氏較爲可據耳何取此支離謬亂者爲

原錢氏所以別有特禘者以禘必於太祖而於武宮於襄公皆屬不合故創爲此名不知經固未嘗書禘也

答董小鈍書

相去七千里消息久不得通新春計偕入京晤陳雲石詢吾兄近況亦云不知其詳近令甥歸承賜手教知現署天河縣事甚爲喜慰及讀至終幅頗怪吾兄爲一官所縛幾乎挫盡芒角殊非平昔期許之意舊侍先師講席弟輩專叩經術兄獨好談古今所宜變通歷引史事

楊蕓存集

卷一 十四 四明發書

約圖刊本

以證卽先師亦目爲有用之才比年來屈作州佐未免隨人畫諾今宰一邑或得少出所學以自別於俗吏乃書中云今世縣令不可爲一切皆有成格略於格外有所申請卽遭大吏詞責竊謂文法之密有司無從展其手足宋人已屢言之至後代而加甚然循吏正自不少卽如雲石先人漳浦政略一書卓卓可紀當時制府多歎臣馭下尤如束濕惟不以意氣抗而以情理曲相曉喻故邑中利弊漸次興革或并飭行於通省彼中至今尸祝不忘大抵眞讀書人出手固自不同耳向慮吾兄

自負太甚將過於喜事今反似一無可事眞所不解書又云粵地吏倖至薄支應每苦不給署中自奉長似太常齋期夫三旬九食乃吾輩本色豈一入官衙便不禁作廚傳齋然之嘆埋羹太守非吾鄉邦故事耶願吾兄更有以進於此月船司教平陽士習荒陋不知學古爲何事來見者輒以經史語之近亦有從之受業者學使彭公按部於諸博士中獨加題拂因知隨地俱可小試也弟自南宮報罷仍以授徒給朝夕惟對六七帖括小生講說俗學所注禮記竟無暇卒業承有櫪戶不出得以恣意稽古之稱有愧斯言獨念向來同輩俱已掛名仕籍獨迂愚一老長與破硯秃管爲伍此固司命者之審於位置而得遲驥足者益當勉圖不朽矣此間欲寄一札甚艱吾兄倘有郵便時得惠書以述居官大略幸甚學鏞再拜

楊蕓存集

卷一 十五 四明發書

約圖刊本

協忠廟記

鄞城迎鳳橋之西有協忠廟祀唐張許二公配以姚閭南霽雲雷萬春後據睢陽祀典增附賈責因名其廟曰協忠考邑誌謂宋時譙樓今海曙樓俗呼鼓樓係奉國軍節度使

厥節鉞處奉國軍節度使乃宋太祖乾德年間所以命錢氏者樓中固設有張許

諸公神主及南渡初高宗至明州金兵追及高宗匿於

樓中忽見張許姚南雷五人旗幟立於雲表又有蛛網

遍縈樓門金兵以爲無人退去高宗遂勅封爲五大將

軍命肖像於樓中祀之嗚呼此異野人之言而作誌者

妄據以爲故實可發一笑者也按宋史高宗本紀建炎

三年十一月二日丙子駕幸明州初八日壬午定議航

海十五日己丑御樓船次定海宋之定海乃今鎮海十九日癸巳

次昌國四年正月朔甲辰御舟碇海中金人則於三年

梅菴存藁 卷一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十一月十二日乙酉始陷武林越十有四日戊戌繼陷

越州至四年正月二日乙巳方攻明州有高橋之戰七

日庚戌張俊引兵遁十一日甲寅金人入明州屠其城

是夕大雷雨金人乘黑破定海道襲御舟提領張公裕

以海船擊之始退則金兵入郡城高宗在海幾一月安

得有匿於譙樓及神旂現空蛛網縈門之事惟是張許

諸公之祀固嘗在樓中明萬曆乙酉歲樓燬太守蔡賁

易更建而不復設主祀且廢邑人李啟南呈牒於後太

守張士奇命郡丞龍德孚邑令周之奇擇沒官地立廟

卽今度舊誌所載止據啟南等所呈之牒而不一稽之

正史致傳訛至此顧誌謂高宗勅封者則實有之蓋自

兀朮統兵南下列郡崩潰守土臣非降卽竄絕無一人

能憑城拒之者國勢危迫六飛幾無地可駐栖泊螭灘

鯨背之間獨恃明州一隅捍禦其後故高宗特旌張許

諸公借睢陽舊事以激厲其羣下時值倥傯播越無暇

建祠卽以譙樓爲命祀之所不然錢氏方以此藏節鉞

迫納土之後地近郡署州守特置漏鼓其上誰爲設諸

公之神主而尸祝之哉予更考高宗之航海也張俊亦

梅菴存藁 卷一

十七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扈從至鄞亟思避敵請隨行乞舟高宗諭以卿能保

障此郡當封王爵駕行俊不得舟將由陸道走台溫有

慮士劉相如者力止之因有高橋一役實中興三大捷

之始麾下楊惟忠卽所趙密田師中李質皆有功裨將

克用邱橫則力戰死焉未幾俊恐金人益兵來攻卽大

掠城中而去惟忠諸人亦隨之遁并撤所過橋梁金兵

至士民奔迸橋毀不得渡遂殲於敵幸免者僅二十五

人當日邑民之被禍御舟之見襲俊實爲罪魁後人但

豔稱高橋之勝反於其地立張循王祠而克邱二將至

莫能舉其姓氏竊慨吾邑文獻之無徵久矣乾隆丙午祠下居民以廟頽頽圯捐貲重修而屬記於予予既訂正舊誌之誤并請里人於廡下立二將神主俾得從祀是廟爲建炎所勅封而二將又保建炎死事之臣或亦張許諸公之所許也若睢陽拒賊同時殉國忠烈之慨具於新舊唐書本傳及昌黎書中丞傳後之文不待予之瑣述云

此文成祠下首事陳某嫌篇中不詳述六公事攜質一學究學究堅主舊誌以予爲鑿空之談別自爲記

梅香齋集

卷一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勒石偶檢得原草以此有關里中學故也仍錄存稿中姑俟後之知文及留意舊事者

景迂晁公生辰公祀記

故宋朝請即侍讀晁公景迂以元符中上書言事謫監四明船塢後入元祐黨籍公於場旁築超然亭著書自適至南渡後淳熙十年監場事襄陽王鈞卽公寓舍爲之祠而乞公彌甥陸待制游作文記之公之俎豆於斯歷五百餘年矣里人之列廡祠側者贖金若干歲於九月十九日先公生朝數日致祭久之以其息之贏購市

宅一區收其歲入供祀費以垂久遠因謀立碑勒同事者姓名及宅券於碑陰而屬鏤誌其緣起鏤謂公之謫官於鄞惟竹頭木屑是司非有功德可以及民卽所著書如易元春秋考星紀譜及剛說多軼不傳或僅有存者亦惟學者愛玩之未必人習而戶解公何以得此於吾里哉方姦黨碑之出也君子一挂名其中摧折禁錮爲世僂民而數百年後還謫所至尸祝如恐不及此可見忠義之在人心而吾里人并其篤生之日月亦流傳至久弗替是所以愛公者不儼然三代直道之遺歟靈

梅香齋集

卷一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均作離騷自敘其初度孟風庚寅歷然可考而沅湘人祀之則於重午蓋以懷沙之慘故尤鄭重其死公幸得老歸闕下而高風勁節歷世不泯歲時伏臘而外更以此追效齋堂之祝且考公集中自從官後回憶四明風物水仙木樨紅蝦白蟹一一見之吟咏江鄉秋老蝦蟹正肥木樨之殘香猶有存者知公之神固當眷戀於此矣禮有云有其舉之莫敢廢也年運而往預是會者思公之大節并念吾里人惓惓於公之意相與恪守之弗替其或有取於予言也夫皆在乾隆四十一年丙申孟